



胸怀山岳揽胜境 娄晓波作

小趣

苏凡

11点57分，打卡机前堆着一排人，攒着脑袋，竖起黑洞洞的眼珠子，直勾勾盯着打卡机上的小蓝屏，秒针一点一点的在跳……

陈同志伸出一只手拿着嘴巴，挪近两步，靠着我耳朵小声说：“我先去后面盛饭，你帮我打卡呗？”陈同志笑得堆起了眼角的鱼尾纹，眉眼弯的眼吃剩的一片西瓜皮似的。

我瞟了他一眼，迅速收回打卡机，抬起右脚，准确的朝他踢了过去：“去…想的美，自己打”，陈同志“哎呦…”了一声，又继续堆着眼角的鱼尾纹，攒着脑袋盯着打卡机。

秒针一点点在跳，59分13秒…19秒…25秒…12点，滴滴滴滴滴…，密连不断的下班打卡声。

饭桌前大家不喜欢坐着，椅子被推的远远的，围着桌子站成一圈，个个捧着饭碗捞起菜来更方便，遇到够不着的菜，边吃边走，跨近两步伸筷子抢。

他们调侃说：“这是菜不转了人转”。

最近顿顿都炒“歪歪”肉（一种类似于蛤蜊的小型河蚌），大家喜欢吃，炒的辣辣的，又极鲜，陈同志拨拨手指算了算，连着吃了快一个月了，每天仍是一上桌就抢了个精光。

刘同志严肃的拨拨我的筷子：“少刷点，吃完再刷”，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哼…”，更急切的往自己碗里刷着那歪歪肉。

白底褐条纹大花猫蹲在桌底“喵喵”嚎，戴先生拔高粉扑扑的圆脸皱眉：“你这两天休假去了，它都饿瘦了”。

我一转脸，刘同志和陈同志正紧锣密鼓的爪分着刚刚那盘“歪歪”肉，没等我嘴巴张大，那“歪歪”盘子就光溜溜的泛起了白光，我瞪眼推了推刘同志：“要听你话吃完再刷，就只能刷白盘子了”，刘同志挤眉弄眼：“不让你少吃点，我怎么能多吃点”。

大花猫拖着屁股在桌底走来走去，圆圆的肚子坠的左右轻晃，我嚼着“歪歪”肉盯着看：“怎么这么胖，肚子也太大了，是不是怀上了？”，刘同志插嘴：“都不知道它是男的女的，还怀上？”，戴先生拎着勺子舀菜汤，边舀边往自己碗里拨拉些青菜叶，头也不抬一下：“它怀上啦？那得好好给它补补，炖只老母鸡怎么样？”，说完看看自己碗里那泛着绿光的青菜叶，又咽了咽口水。

大花猫显得有些焦急，来回踱步的速度变的更紧了，除了嚎叫，它好像也无别的办法来表达饥饿和不满。

刘同志嘴对着碗边，仰起头，一阵紧凑的刮净了碗底的饭菜，扔下碗，他踩脚撞起了大花猫，大花猫惊慌的钝在门口，刘同志一把拾起大花的胖身子，双手交叉一轮换，大花仰面朝上，横在了刘同志两掌间，刘同志斜垂着脑袋，细看大花的屁股。

彷彿头都快埋到了大花的肚子上了，一会摇头，一会咂嘴，半晌，凌空扔下大花，大花一个咕噜翻身，急急跑了。

走进乌镇，就走进烟柳如画。古镇粉黛明眸，顾盼神飞，水波柔曲，明丽而婀娜。门楣古旧，石桥流波，雕栏残损，漆痕斑驳——这里，旧梦迹叠着新梦迹，新履痕压着旧履痕。

乌镇是一位高绾发髻、插几朵白菊、着一身蓝布碎花裙的女子。远看她，素影清静；走近了，再走近，渐见她冰腮皓腕，颦笑风情。横迤的水，是她罗带轻曳，扯着我的目光、我的心旌摇不已。

乌镇是个烟火相亲的地方。她活在世俗里，藏在恰好、随处可见的木头的温度里：水波懒散，青砖灰瓦的古舍矮矮相连；廊柱相依相互偎靠着也扶持着；堂上的桌凳古意盎然；沿街门窗的长棱条或方格子缝隙里，透过阳光，细细的尘埃微扬，沉淀着纯木质的暖香。

水则飘逸出古镇的柔度。枕水的窗前，翠绿的吊兰垂到半空，几床艳丽的棉布床单歪歪地搭在晒台上，风时吊兰、单被在空中飘动，倒影在水中漾动，晃成一大片柔情似的波痕；乌篷船静悄悄地划过来，滑过去，水波就轻悄悄地晃啊晃，漾到挂满苔痕的石头岸边，又撞回来，左摇右摆，像长发飞扬。

光的虚实间，影的浓淡处，水波的荡漾中，街巷的明暗里，一窗一门，一桥一船，一步一景；透过虚掩的门、打开的窗、拱曲的桥，景中还套着景！转角处，移步间，船行时，一样别有洞天。

乌镇，这位时光里的古典美人，眉目有情，腴瘠得体，动静相宜。微微剥落的红漆、石雕间依稀的残损、泛白的木窗上淡淡的尘埃，又像眼角的细纹，泄密了她的迟暮，也愈见她的风韵。

那些过于明艳鲜亮的，不是少不经事的憨顽女子，便是粗声大气的市侩婆娘；不是穿得大红

大绿，就是搽得粉白脂红；不是轻飘，就是轻浮——断不如乌镇的淡若清风，独赏光阴如醇酒，笑纳年华似水流。

乌镇，最早由乌镇、青镇合并而成，乌、青是乌镇的本色。

青的是河波清浅，桥头横斜向水的冬青树，屋畔丛生的麦冬草，庭院深深里翠色的桂树、盆兰，石缝里丛生的青苔历历、瓦楞上满长的瓦松青青。

而屋顶的青灰色小瓦，墙上浅灰色的青砖，发旧的木窗木门，石砌的桥身，无不显出乌的质地；那些精雕细刻、纹饰繁复至今还散发着木质光泽的古床古椅古桌古案台，也尽显一种浸透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出的乌色；更别说乌镇人爱吃的乌干菜、乌豆、乌梅，就是那些印染的布料，也是蓝白两色，乌蓝乌蓝；当然，也少不了为乌镇平乱、在乌镇牺牲的乌赞将军……

乌镇名副其实。乌是本质的积淀，浓而不厚，像水墨渲染出的远山近水，一派空灵。青是表层的附丽，寥寥数笔的勾勒，像清风徐徐，瞬间就鲜活了乌镇。

有时误入一处深巷，两侧由青砖条石叠起来的斑驳老墙上，一方木窗台伸出的狭小空间里，悄然生动着几从纯色的菊花，醉酒般的菊香隐幽在长长的古巷，飘出记忆里某个她的美好余味……或者拐入一户深宅，院墙上，砖雕的连环花纹细密无声；端肃典雅的堂上，朱漆的门廊木柱、

对称摆放的木桌木椅、绘有蝙蝠松鹤的微黄的中堂、两侧古雅的楹联幽幽地散发出木香、书香，氤氲于一片清幽的桂花香……

踩着青砖地面上错落的人影，一阵酒香的气息。一扇小门里，一面蓝色酒旗在青桐树间招摇，密封的酒坛摆得严严挤挤，锥顶的大锅热气蒸腾。展声笃笃，酒香酽酽，再深的巷子，也压不住这酒香的冲透而出啊！

街面上小吃铺一家接一家，花样繁多的吃食看得人目不暇接——桂花糕、芡实糕、栗子糕，切成小丁摆着，任人品尝；青团软糯而不腻，切成狭长的小鱼状、黄灿灿的桑葚状、紫莹莹的葡萄状、饱鼓鼓的南瓜状，可目、可口……

某家店铺的门口，支起一口大铁锅，一口见方、用草绳扎着的东坡肉，同样红亮晶透、肥嫩诱人的东坡肘子，五块钱三个绝不还价的卤鸡蛋，咕嘟咕嘟煨了满满一大锅……我被香味馋得不舍得抬脚！这乌镇的好日子，真像一锅美食，被煨得浓香飘啊。

最好是站在那座古戏台下，一边嚼着才出锅的栗米鲜肉粽子，或闲拈着姑嫂饼、定胜糕，一边隔远远地看戏台上那个白鼻尖老人咿咿呀呀地唱。我听不清他的唱词，却在他略有嘶哑的声音里翻阅了古镇的陈年旧事：沈约、萧统、张道明、乌赞将军、陈与义、夏同善、茅盾、木心……人生的离合、历史的更替浓缩在这一方舞台，我在瞬间裂碎的时光里穿越百年：春梦秋悲尽随戏台旁的槐雨柳风消散在乌镇的浮云变幻中。

三白酒氤氲，古戏文悠扬，乌篷船吱呀，梦的衣裳覆盖着古镇的似水年华——逢源桥头一相遇，我的心就不曾离开。

上是万中文明的窗口，万中的一张名片。”天长市教育局戴书祥局长来学校检查工作，当着我的面叮嘱李校长：“塑胶运动场建好了，一方面要管理好，另一方面要对居民开放，一定要让民生工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。”

伴随着早晨第一缕阳光，伴随着落日最后一抹余晖，万寿镇上的老人、老农民、老医生、老教师，坚持早锻炼、晚锻炼的家庭妇女，他们在我的怀抱里时而疾走，时而漫步。漫步的时候，退休的王焕清校长会跟大家介绍建设我的资金的来源。现在，大家都知道了我是民生工程，惠民工程。

新华书店 新书目

《中国人的性格密码》

内容提要：

中国人的性格既隐含着一个文明古国的自尊，又隐含着近代积贫积弱的自卑；受到过太多的赞美，又受到过太多批评和嘲讽；是很多苦难的根源，又是很多问题的借口，客观理性地理解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，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，都有着自我了解与彼此了解的意义。

《中国人的性格密码》(插图典藏版上、下)》分上下两部，由于篇幅原因，上部内容为阿瑟·史密斯所著《中国人气质》，下部包括辜鸿铭的《中国人精神》、桑原隧藏的《东洋史说苑》、波特兰·罗素的《中国人性格》和一些剖析中国人性的经典散文，该书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人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人们的特有性格，配以清末民初的珍贵照片，既是自鉴之明镜，又是读来趣味盎然的文化读物，古老中国的映像历历在目。

baseen
百思易智能家居

智慧生活
从神奇的智能门锁开始！

咨询电话：186 5507 4348



更多信息请关注二维码